

歷史空間

濟南的夏天

戴永夏

不知是有意遺漏，還是無意的疏忽，文學大師老舍在寫了《濟南的秋天》和《濟南的冬天》後，沒有再專寫濟南的春天和夏天，這給我們留下了不小的遺憾。其實，濟南的春夏同樣美麗可愛，單就夏天來說，風景也不輸秋冬。它的點點滴滴，都可入詩入畫。

就說濟南的泉吧。因為夏天雨水充足，泉水也特別旺，特別美，特別有生氣。每到此時，大泉噴得更猛，小泉跳得更歡，會彈唱的奏出妙音佳曲，能吐珠的吐出珍珠萬千……真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到處泉水充盈，滿城泉光喜人。尤其那被稱作「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勢如奔馬，聲如雷鳴，日夜噴湧，無休無止。古人所謂「雲霧潤蒸華不注，波濤聲震大明湖」；「三尺不消平地雪，四時常吼半天雷」，主要就是指趵突泉夏日的景象。還有一些有名或無名的小泉，此時也特別活躍。它們吸足大地的精氣，卯足周身的勁兒，擠出石隙，冒出地面，汨汨地湧着，潺潺地流着，漫過平坦的青石板路，穿行在曲折的小街巷中，與人相依相親，同喜同樂。它們雖清淺淺，卻也源源不斷，用自己鮮活的生命，清純的氣質，營造出「清泉石上流」美好詩境。

再看那湖。夏日的大明湖，真是氣象萬千，風光無限。此時，湖水更藍了，岸柳更綠了，荷花更美了。紅荷綠柳交相輝映，構成了湖上的主要風景線。難怪老舍先生說：「大明湖夏日的蓮花，城河的綠柳，自然是美好的了。」

大明湖岸邊的垂柳，向以多而美著稱。當夏天來臨時，它們吸足了陽光，儲足了能量，濃密的柳葉泛着油綠，蒼翠欲滴；長長的柳絲迎風招展，更加堅韌茁壯。翠枝綠葉交織纏綿，層層疊疊，形成一道綠色長廊，緊緊擁擁着一湖碧水。而湖中的蓮荷也不甘寂寞，爭相在碧波上鋪錦疊翠，爭奇鬥艷。那田田的荷葉撐起綠傘，「接天蓮葉無窮碧」；朵朵荷花含笑怒放，「映日荷花別樣紅」……這時，來湖邊賞荷者絡繹不絕，而湖上採蓮猶引人矚目。只見那些穿着紅綠的採蓮女郎，駕着扁舟，唱着歌兒，穿行在碧波上，出沒於荷叢中，採下嬌艷的荷花，運到湖邊叫賣。清代詩人任宏遠曾形象地寫道：「六月乘涼採蓮，湖中來往女郎船。臨行笑折新荷葉，障卻斜陽細雨天。」詩中的採蓮女是那樣活潑可愛。她們興高采烈地採摘蓮花，又機智頑皮地收穫歡樂，其採蓮情景如詩如畫。而古時文人雅士的「採蓮」，更是別出心裁。他們常於荷花盛開時節，三五成群地來到湖邊，採下碧鮮的荷葉，盛上美酒，刺開蓮



大明湖的荷花。 網上圖片

心，再從空心蓮莖的末端輪流吸吸，美其名曰「碧筒飲」。這滋味，清香可口，妙不可言，「酒味雜蓮香，香冷勝於水」，味道好極了！於是做法者接踵而來，連大詩人蘇東坡也對它情有獨鍾，到處推廣，並在詩寫道：「碧碗既作象鼻彎，白酒猶帶荷心苦」，對其大加讚美……如今，雖然採蓮的情景已難見到，但是觀蓮賞荷，卻越來越成為人們遊湖的「最愛」。

夏天的明湖，充滿美感，也飽含詩意，令文人墨客文思迸發，寫出許多詠湖的佳作。「問吾何處避炎蒸，十頃西湖照眼明。魚戲一篙新浪滿，鳥啼千步綠陰成。虹腰隱隱松橋出，鷗首峨峨畫舫行。最喜晚涼風月好，紫荷香裡聽泉聲。」（宋·曾鞏：《西湖納涼》）這是曾鞏筆下的明湖，多美的避暑勝地！看吧：寬闊的湖面上游魚嬉戲，濃密的柳蔭中鳥啼聲聲。遠處岸邊虹橋臥波，近處湖裡畫舫穿行。涼風陣陣，荷香撲鼻，泉聲悅耳……在這樣的地方納涼，是多麼愜意的享受！再看湖上泛舟：「千條楊柳數聲鶯，一片玻璃一葉舟。閒看魚兒游鏡裡，不知人在鏡中游。」（清·王允棣：《北湖泛舟》）短短四行佳句，便概括了滿湖精華：湖邊楊柳如煙，湖上鸚鵡翔集，湖面平明如鏡，湖水清澈見底……來此泛舟暢遊，恰如銷魂仙境，

怎能不飄飄欲仙？至於雨中、月下的明湖，更是美得令人心醉：「或黑雲堆墨，驟雨翻盆，萬荷競響，跳珠濺玉。霽然而霽，殘霞雌霓起於幾席。斜日向晚，湖風生涼，皓月轉空，疏星落水，鴛鴦鸚鵡拍拍不避人也。」（清·阮元《小滄浪》）在不同的天氣條件下，大明湖的景色也瞬息萬變：忽而「萬荷競響，跳珠濺玉」；忽而雲興霞蔚，長虹貫天；忽而皓月當空，銀輝瀉地……大自然的奇妙神功，大明湖的絢麗風采，在作者筆下都得以真實生動地再現。

夏天扮靚了濟南的泉湖，也同樣恩顧着「一城山色」。此時的千佛山，萬木競秀，一派生機勃發景象：那沉穩的松柏在暗暗地生長着新枝嫩葉，更加鬱鬱蔥蔥；桃杏脫下艷麗的花衣，披上了嶄新的綠袍，用累累果實的紅黃，點染着山的風采；那些不喜爭春的洋槐雖然花期較晚，卻開得恰到好處。當滿山綠肥紅瘦時，它們卻開出滿樹銀花，擺起座座雪塔，用飄香的清純潔白，粉飾着山的壯美。還有幾叢的垂柳，也隨風吐着飛絮，為亮麗的「十里錦屏」，披上淡淡的輕紗……老舍當年曾這樣寫千佛山：「只有夏天，一切顏色沉消在綠的中間，由地上一直線到樹上浮着的綠山峰，成為以綠為主色的一景。」（老舍：《非正式公園》）大師筆下的

山景，美則美矣，但總覺得有點單調。他若能活到今天，一定會重新揮起如椽的大筆，在濃綠的底色上再添幾筆重彩，沉鬱的山勢上再增加一些靈動，畫出一幅更加多彩的千佛山夏日景象。

當然，濟南的夏天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它把大美賜予山泉湖泊，也把高溫留給大街小巷。於是，有人常埋怨濟南的夏天太熱。其實，熱也並非全是壞事，熱中自有獨特的生活樂趣。當悶熱難耐時，冬暖夏涼的泉邊湖畔便是理想的乘涼之地。這時，男人來這裡圍桌喝茶、聊天；女人來這裡做針線、話家常；頑皮的孩子們則無拘無束地跳進泉湖中，打鬧嬉戲……而人們的餐桌上，夏天的美食也更加豐富。用鮮荷葉做成的荷葉粥、荷葉魚、荷葉肉等餚饌，風味獨特，人見人愛。尤其那別出心裁的「炸荷花瓣」，其色艷麗，其味清香，吃到嘴裡，回味無窮，是濟南特有的名菜，被老舍稱做「濟南的典故」……如此多的「濟南典故」，如此豐富的夏天恩賜，讓外地人艷羨，「羨煞濟南山水好」；使當地人自豪，「濟南人說勝江南」。這，又何嘗不是濟南人的福氣？

畫中有話

圖/文：張小坂



祈福雅安
雅安地震災害牽動着億萬炎黃子孫的心。中國人民心連心，一方有難八方援。祈福雅安，雅安堅強，雅安加油！願生者堅強，死者安息。

五柳閑話 青絲 別人家的老婆

每一個成長中的孩子，都有一個無時不在與自己相對抗的敵人，名字叫做「別人家的孩子」。每一個已婚的女人，也有一個同樣的夙敵，名字叫做「別人家的老婆」。雖然都是隔空對戰，兩者卻足以令當事人直面慘淡的人生。區別則在於，「別人家的孩子」可以當着自家孩子的面表彰，「別人家的老婆」再好，也只能是在自己老婆背後念叨。

民間有句流行俚語：「孩子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別人的好。」是一種純以男權視角進行的人生解讀；繼承自己血脈的孩子是最好的，別人家的老婆，則永遠要比自己老婆賢惠開通、大方得體——她美麗，她風騷，上得廳堂，入得廚房，能做一手好菜；她勤勞，她勇敢，所有家務都一人包，男人通宵打遊戲她也不鬧；她從來不亂花錢，不喜歡奢侈品，穿20塊錢的地攤貨，身段也無比妖嬈……有人把這種現象釋為是吃着碗裡的、瞧着鍋裡的，是男人的心性浮移，內心不安分的體現。

實際上，這種「這山看着那山高」的思維，是有其歷史傳承的，豁達如陶淵明，也有過類似的慨歎。《南史·陶潛傳》：「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惘惘。」陶淵明曾抱怨，只恨沒有羊仲、求仲這樣的廉潔逃名之士做鄰居，家裡也沒有像老萊子婦那樣的賢良妻子，心裡感到很慚愧。老萊子婦見載於漢代劉向的《列女傳》。春秋末，老萊子隱居躬耕於蒙山之陽，楚王慕其名，派人向他詢問治國方略。妻子勸他說：食人酒肉，受人官祿，就要受制於人，當今亂世如果為人所制，就難免於禍患。老萊子聽了覺得有道理，遂與妻子潛居到楚王再也找不到的江南去了。

陶淵明自認為妻子翟氏不如老萊子婦賢良，也是他以男性視角，以不對稱的比較方式得出的結論。他在彭澤縣令任上時，曾下令把全部官田用來種秫，以供他釀酒之用。妻子翟氏不同意，一再堅持要用一部分田種稻米，陶淵明最後妥協，把其中五十畝地種秫，另五十畝種稻米。從這一件事，也可見翟氏是個很有頭腦和主見的人，擅長操持家政，並不因為丈夫「得醉於酒足矣」的浪漫主義，就忽略了現實中的衣食需求。所以，陶淵明覺得老婆沒有別人家的好的，更多的是他寬以待己、嚴於律人的大男子主義思維在作祟。

作為一種離奇的社會文化，「老婆是別人的好」的論調能夠因循至今，說明了很多人在家庭生活中，是缺乏平等意識，是不會與分歧相處，與差異和解的。有句話說得好：人生最大的痛苦是和對方的優點談戀愛，卻要跟對方的缺點生活一輩子。畢竟結婚組成家庭，本來就是對接納對方缺點的承受力，接納不完美生活的一種體驗。所以，在抱怨對方不如別人好的時候，不妨做一下自我反省，想一想是不是自己欠缺了點什麼。

生活點滴

土圍子

卞允斗

在我童年的記憶中，我們村曾被土圍子包圍着，雖然大部分已倒塌，但它的痕跡依舊存在。比較完整的地段有三米多高，頂部的寬度近兩米，三合土夯實而成。圍子牆外底部有八九米寬的壕溝，深度三米多，清澈的水繞村環流。

南北對稱兩個正門，高高的門樓，厚厚的松木對開大門。門栓有碗口那樣粗，其實就是一根榆木樑條，可見人們對家園的保護意識是多麼強烈。

在解放前兵荒馬亂的時代，村民為了防禦土匪強盜的騷擾，大都以修建土圍子做保護。村子裡有大財主的土圍子就高檔一點，有小財主的就中檔一點，沒有財主的就簡易一點。

據老人們講，解放前，濟南黃河北岸的鵝山是土匪窩點。土匪經常到各地搶奪老百姓的家財，掠奪青年婦女，土匪的說法叫「綁肉票」，就相當於現在的綁架，尤其是有錢人家，更是他們襲擊的重點。

我們村也和周圍其它村一樣，為了阻擋土匪襲擊，村民紛紛出資修建了土圍子，並成立了護村隊。夜間，土圍子大門緊閉，青壯年佩帶火槍、大刀、木棍等武器，輪流值班站崗包圍着村莊。

我們村地處黃河北，距濟南二十多公里，小時候坐在房頂上，能隱隱約約看見鵝山山頂。過去這裡是三縣交界邊沿地帶，南面歷城縣，西面齊河縣，俺村歸濟陽縣，隸屬於八路軍的渤海軍區管轄。

八路軍已鎮壓住了轄區內的地方團武裝，南面的鵝山還鄉團和日寇相勾結，西邊的匪團勢力較強，也和日偽搭上了伙。三股勢力經常在此地相遇，偶爾發生點摩擦，土圍子就成了天然阻擊掩護了。

駐紮在據點裡的日偽軍經常來搜查，追問八路軍將槍炮藏在哪裡了。有一次，日偽軍根據情報來搜查八路軍藏匿的武器無果，他們就放火燒了農會會長家的房子。八路軍縣大隊趕到時，日偽軍已帶着搶到的物品回營地了。

縣大隊長派人叫來了偽保長，詢問是誰告的密，偽保長支支吾吾說不出來。在一旁的一位村民證實偽保長曾偷偷去過據點，區小隊長火冒三丈，抽下土城門的門栓，一下子就把偽保長打倒在地。兩個戰士伸手把他架起來，拉到圍子壕外面，一槍結束了漢奸的性命。

解放前的土圍子，村民用防禦匪盜保衛家園，但是效果難隨心願，照常有土匪和強盜來騷擾掠奪。解放了，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土圍子的使命也隨之結束了。

上世紀七十年代前，小孩子們用於當掩體玩遊戲，有時比賽「爭奪山頭」。最有意思的是對壘打仗，圍子牆的兩邊各有一組人，用土塊當武器扔向對方，看誰打敗誰，我就參加過這種對陣格鬥遊戲。

後來，土圍子都已經平掉了，大部分地段平掉後蓋了房子，有的種了樹木和蔬菜。土圍子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和象徵，它雖然已壽終正寢，但是它的歷史作用還是需要肯定的。以村為單位的土圍子不會再出現了，社會主義的新農村已經展現在世人的面前。這正是：

舊時土圍繞村莊，牆下深壕水蕩漾，家徒四壁防賊寇，社會黑暗難保障。現代馬路環家鄉，路旁綠蔭樹成行，宜居舒適新农村，人民和諧享安康。



土圍子是為了防禦土匪強盜的騷擾。 網上圖片

詩情畫意

陸劍

中國的孩子 中國的歌 ——寫給「搶鏡」報平安的孩子鄭振濤

路漫漫
童真的小孩真大膽
跑到採訪的攝像機前
搶鏡 為了
向遙遠的外婆報平安
唱一首「中國的歌」
讓外婆看到自己的堅強勇敢
給我們的創傷一絲撫慰
給我們的胸懷注入溫暖

中國的孩子
知道了感恩 知道了掛牽
我多難的中國
擁有着希望、自信和力量
能夠排除萬險、攻堅克難

五星紅旗迎風飄揚
勝利歌聲多麼響亮
童聲悠揚 童心激盪
孩子，我們在一起
坦然面對這天降的大難
共同經受人生考驗磨煉

中國的孩子 唱起中國的歌
唱得豪邁 唱得美滿
唱出一個小小的男子漢
唱出了我們共有的祝願：
不倒的雅安，平安
可愛的中國，向前

詞話詩說

梁偉詩

皇后餐廳

十天前，坐落於中環歌賦街的62年老店牛記茶室光榮結業。無數粉絲捧場客開風而至，精神荷包同時支持有情老店。最後經營的幾個晚上，連黃耀明也率領人山人海全人撐場，招牌牛腩、玫瑰花皇太后雞吃個不亦樂乎。牛記為答謝市民支持，最後一夜提早收爐大開告別派對，紅酒、佳餚招待街坊友好，任飲任食。人間有情背後，牛記的遭遇又是近年香港老店被加租、被拒續租的故事翻版。正如較早前位於銅鑼灣的某家老牌麵店，也逃不掉社區光明化、規範化、連鎖店化的厄運，成為犧牲品。

有趣的是，「懷舊趁早」的人們，究竟是抱着怎樣的心情去光顧行將消逝的老店呢？上回，當大家都蜂擁而至那家銅鑼灣麵店，不少食客網友卻坦言，那一家「其實唔好食」，只是在急變態化的城市生活中，「懷舊趁早」竟成了一種投射着市民無力感的「都市告別式」。踏入2013，敝欄已第四次談及「都市懷舊化」的歌詞書寫。繼〈快樂鐳射舖〉〈音樂殖民地〉〈msn大爆炸〉之後，今回有黃偉文為王菀之所寫的〈皇后餐廳〉。去年年底，已風聞黃偉文寫就一首2013年版的〈蘭帖街〉，同樣以「社區+感情」互為主體，那就是〈皇后餐廳〉——

「沿途繁華漸變靜 心更清 張開眼睛 一街泡影 塵塵門牌逐個認 吹開了沙 拭乾了冰 另覓小徑 若再度發現我 這小店 還望進來 繼續桌上那 沒約誓的愛情 已到此 不必辯證 漫天預石 一推開了門便停」

〈皇后餐廳〉從一開始追認塵封小店，與〈蘭帖街〉同樣從「物是人非」的起首落墨。當中的「物」和社區，也慢慢地變得陌生。〈皇后餐廳〉坦言一切都是如夢如幻、變化莫測，所有繁華景象，背後有着一大堆塵塵門牌。詞中女主人公重臨昔日舊地——皇后餐廳——勾起種種回憶，沒約誓的愛情已遠去。現實生活中，同樣被命名為皇后餐廳的港島店尚在經營，另有一家皇后飯店則大賣懷舊風情，落戶九龍塘。城市中的皇后餐廳尚且興衰多變，何況感情關係？於是，〈皇后餐廳〉第二部分直

截了當，進入與家常小菜和歸家有關的回憶——

「門外宇宙太虛幻 誰為你 做過晚餐 和早飯 廚師太簡單 可惜你歸家 步伐仍 踉蹌 猶豫讓軟心 都變硬 一起 不是菜 單 濃和淡 隨便揀~ 這餐 快要為誰 冰冷 問世上有沒有一種愛 隨便進來 你亦會 讓我 坐慣坐的那 在各種摩登關係裡 或者我舊 只想把你留下來」

〈皇后餐廳〉把餐廳內外設置為兩個世界，門外瞬息萬變，門內則為愛人做飯、守候歸來，可是郎心如鐵，對回來充滿了踉蹌和猶豫不決。這裡，甚至把西餐廳愛吃的甜品「心太軟」入詞，寫出等待「讓軟心都變硬」的絕望感。「一起，不是菜單」更坦言沒約誓的愛情不是選擇。〈皇后餐廳〉將「新」、「舊」對舉，「新」也就是一種沒承諾、隨時可以來去自如的流動關係；「舊」則是固定、穩定的感情。詞中聰明地擷取餐廳人來人往的特質，點出摩登時代的特點便是強烈的流動性。不禁令人想起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充滿誘惑的女主角便被人取了個「美國飯店」的外號，來折射人與人之間的不穩定關係。本體喻體的牽繫，同出一轍。〈皇后餐廳〉最後表明心跡，「或者我舊 只想把你留下來」。文風之委婉、曲風之淡然、唱腔之幽幽，與王菀之〈月亮說〉「凝望你背影 傷感沾濕眼 明月夜再清 可惜心水更清」彼此微妙呼應。

想當然的是，〈皇后餐廳〉還令人想起《花樣年華》中的金雀餐廳。如果〈皇后餐廳〉還有一種解讀的可能性，「沒約誓的愛情」還可以是梁朝偉和張曼玉的幽會、「歸家 步伐仍踉蹌」甚至是周慕雲的感情抉擇。〈皇后餐廳〉縱是認為是2013年版的〈蘭帖街〉，然而，〈皇后餐廳〉精簡的字詞中，包含更豐富的故事性。它可能不如〈蘭帖街〉那麼K，卻有着更文藝電影、文藝腔的特質和氣息，令人浮想聯翩。王菀之的唱法，總令我懷念她的國語舊作《她扔了根火柴》。一點點上海，一點點花樣年華——是的，我想，我是在懷舊了。